

呼蘭河邊

呼
蘭
河
邊

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呼蘭河邊 實價六角五分

著作人 羅烽作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兼印刷者 北新書局

上海福州路中市
電報掛號二六三號



分發行所

南京 北平 廣州 杭州
開封 濟南 西安 成都
長沙 武漢 貴陽 重慶
廈門 汕頭 溫州 雲南

北新書局

呼蘭河邊

(短篇小說集)

特別勳章	一
花圈	二四
生意最好的時候	四七
出差	六〇
旗手	九二
變故	一〇四
岔道夫李林	一二六
呼蘭河邊	一五五
最後的一次試驗	一六九

獄中.....	二一一
到別墅去.....	二三四
第七個坑.....	二六九
考索夫的髮.....	二八六

特別動章

昨天駐京警備隊發生了一樁不幸的事件。其實說，原本是很平常的，一個區區連長的被害，並沒有什麼奇罕的價值，然而，却不，新聞紙都如喪考妣般地大發「訃文」，故意用特號字標題，挑動着讀者的好奇心。可惜，他們還沒有即發「號外」。

說起來，這也很難怪新聞界的小題大做；那不幸，恰恰發生在素稱「父子兵」的駐京警備隊裏，那麼，任何人聽說，也該吐一吐舌頭表示駭異吧。

正是冬天呢，雪蓋住未完成的大建築物，反顯得這前途不可限量的京城，有淒涼和破落的模樣。空中凝結着不受融化的陰霾，沉重得有墜下來的危險。夜燈的光柱，像似頂天立地的男兒漢在那裏努力支撐着。

宣揚王道和滿洲國歌，從擴音機的大喇叭口裏噴出來。來往行路人的兩隻手緊緊地按住耳朵。天氣還沒有到最冷的時候呢！

這一夜裏，不知道從什麼地方飛來好幾百貓頭鷹，然而，牠沒有在京裏停一停腳，就往東飛去了。於是第二天市民們的論調，就和報紙的輿論對抗起來，市民們的論調說是「不祥」，而新聞紙的輿論說是「瑞兆」。結果呢，是警務當局協助新聞紙那面捕去十幾個市民，之後，「不祥」的論調也就悄悄地躲到被窩裏去了。

可是到晚間，警備隊第一中隊第二連全連譁變的消息又轟動了全京城。同時，另一傳說：軍政部長官邱被叛兵襲擊，和部長的夫人被架走，自然，這一傳說後來證明是非常荒謬的；不過，前者的消息，已經應驗了市民們所謂「不祥」的預言。而且警務當局的輕舉妄動，徒使市民們幸災樂禍的心情加深罷了。

第二連連長被害，接着第二連又全連譁變，事實已經至此爲止了。儘管市民

們私自去胡亂猜想，而新聞紙總是以非常鑿確的「與匪勾結」等等字樣來昭示大眾之前。這樣一架專管給敵人製造惡印象的機器，也就完却了它的責任。再隔一天，從新聞紙上所看到的，便儘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人民三千萬無苦無憂……」的調調兒了。

誰都能免強把心平靖下去，惟獨警備司令郭鵬里他不能，一連兩次最嚴重的事件，如果不是他以往已立下了剿匪認真的功勳，他的司令的位置恐怕就要動搖了。他一連兩天沒有好好睡一覺，現在他剛從軍政部長的官邸回來。雖然是冬天，他的襯衣已經被汗水浸濕了，當他脫卸軍裝時，解鈕扣的手還在發顫。多麼可怕呀，他想，究竟他自己也怪奇怪的，爲什麼險一些從馬身上跌下來？

眼睛紅腫着。鼻子似乎傷了風，一陣一陣地有稀淡的鼻涕從鼻管裏流出來。這是因爲方才曾在軍政部長面前痛哭流涕過。他的精神十分懊喪，頹唐的已不像個糾糾武夫的樣子了。

晚間照例有一杯牛奶咖啡，他沒有喝，白白地擺在一旁。他坐在床沿上發呆，一直那杯牛奶咖啡涼透了，他沒有變動一下姿勢或眯一眯眼。

他偶然把視線掉轉到茶几上，偏巧一張新聞紙刊載着的，貓頭鷹的照像被他看見。貓頭鷹的圓眼睛在發白的電燈下，反着銳利的光，像似對他狞笑。

「不祥，不祥呵！」

他如同市民們一樣地喊叫起來。隨後他霍然站起，忿怒地走到茶几前。他要向那隻人稱「不祥」的貓頭鷹復仇，於是一張新聞紙便遭了無妄之災——被撕成兩塊了。

正是這時衛士拉開了門。他瞥見司令氣忿忿地，便把門推上。

「進來！」司令吆喊着。

衛士復又拉開門進來。司令接着追問一句。

「什麼事？鬼頭鬼腦地……」

「司令，這裏有一封信。」

「誰的信？拿來。」

衛士從制服袋裏抽出一個信封，雙手遞給了司令，就出去了。

信封上字體的潦草，不恭正，在從來警備司令所收到的信裏，可算是第一封，這使他很生氣，他想：

——這是誰呢？如此不敬，我絕不寬恕他呀！

他看完那信，急忙又穿上軍裝，帶着信，衛士，騎着馬，跑到軍政部長的官邸去謁見部長。他什麼話也沒說，首先把那信獻給部長。

軍政部長態度很鎮靜地，一字一句唸出那封信的內容：

『這是訣別。這是良心驅使我們和人間的魔鬼作最後的訣別！從此以後我們不再做魔鬼的狼牙棒或勾魂牌了！你們沒有料到吧：向來是一羣具人形而無肝肺的祇會殺人的槍手，如今突然掉過槍頭做了反叛！反叛，我們已立誓做一個永

無懊悔的反叛了，我們已準備好了一腔熱血，染紅我們爲同胞復仇爲中國復仇的征衣。因此，我們早已預測到：在我們這光榮的反正的身後，必有無恥的殺害迫來，來吧！我們歡迎那個：飛機，大砲，和機關槍！以及那舶來的殘忍的屠手！

但是，我們有兩點要求：

- 一，譁變純粹是二連的自動，你們一定不要再牽連到其他的朋友。
- 二，我們遺下老小，自然不求你們照料；但也不願你們加以殺害。以上兩點要求，並請你轉知你們的軍政部長，轉知一切我們的敵人。要你們牢實記住和履行，否則，你們當心步二連連長的後塵！

第二連全體戰士留書。」

軍政部長唸完那封信，就哈哈大笑起來。他說：

「你是特意來轉知我嗎？」

「是的，部長，您不能不加以防備。」

「不用，」軍政部長把信捧到一邊去。「你看我來擺弄擺弄這些東西！」

「這就夠了，部長，犬子已經帶着第一中隊跟踪追勦。」

「不夠，不夠，那麼情報怎樣？」

「到現在止，還沒有得到接觸的消息。」

「曖蠢呵！」

「是，慢了一些，那是因爲採取兜勦的形勢。」

「……好吧，我命令你，明天就開始檢舉本隊，檢舉二連叛兵的家屬。」

「部長，最好是緩幾天，這樣迫急，恐易激起更嚴重的事變。」

「不，你曉得，這是島本參謀長的手諭呢！」

第二天，京城就宣佈臨時戒嚴令了。

檢舉警備隊和檢舉二連叛兵家屬，同時進行着。然而結果什麼也沒有檢舉出來。祇是從許多叛兵的家裏搜查出帶淚痕的訣別書。這就是這次臨時戒嚴，大檢

舉中所得的成績。

烏木參謀長並不滿意這點點成績。他對於這次檢舉的無能，非常忿怒。他當面訓示軍政部長道：

「警備司令這人不大可靠吧？」

「您想的完全不對呀！」軍政部長謙恭地辯駁着，「這人忠誠的很，他是在貴國士官學校畢業的……」

「那我是明白的，要緊的是他的心怎麼樣？」

「心嗎？嚇，一句話：忠誠！」

烏木參謀長加重地搖了搖頭。他始終不信任警備司令是個忠誠的人。

但是，烏木參謀長的不信任，可說是無理由，無根據的懷疑。當昨天檢舉二連叛兵的家屬時，警備司令確曾親自動手一再仔細搜查女人們身上的月經帶。這事實，若烏木參謀長在場親眼看見，他將爲之駭異，而且，他將當面讚賞警備司

令是個做事認真的人。

還是讓事實來證明吧，警備司令已經兩天沒有回公館了。他留守在警備司令部裏，像一匹盡職的老警犬，寢食不安地聽取追勳部隊的無線電情報。一面他又要把情報火速地轉報給軍政部長那裏去，祇可惜，這些情報大都是措辭雷同的，譬如，不是什麼「跟踪追勳中」啦，就是什麼「節節包圍中」……他屈指計算追勳的日程，已經不折不扣兩整天了，兩整天，四十八小時的工夫，連「接觸」的報告全沒有，要等到什麼時候才能「殲滅」呢？事到如今，他也不好袒護自己的兒子，不是一個「蠢才」了。

「噯，蠢呵！」

警備司令自語着。然而，兒子的精明強幹的輪廓，在他眼前活動起來。他簡直不解；這孩子爲什麼不在這緊要關頭施展施展平常那精明強幹的手腕？他爲他的地位担着憂，並且爲自己兒子的名譽焦急着。

他的幻想隨着黃昏一塊兒朦朧。他疲困極了，十分勉強打起精神，可是，沒有力量扭開辦公室的臺燈。他臂肘撐在桌面上，兩手托住下顎，凝視窗外有風圈的月亮。隔着雙層玻璃窗，能聽見北風像暴徒策着鞭子那般嘶叫。於是，他又可憐起自己的兒子，在這樣寒風砭骨，冰天雪地裏所受的痛苦。

他輕輕地嘆一口氣。牙齒間橫放着二連叛兵，拚命地嚼咬，咯吱，咯吱的聲音，使他自己的週身突起寒慄。

不久，他就打起瞌睡來。當不知從何處送來就寢號聲時，它就彷彿一闕催眠歌似的，把警備司令催睡了。

他哭了。從來沒有這樣悲哀過，全體抽搐的好像一隻被鞭打的蜥蜴。沙發的彈簧陪伴他低泣着。

「兒呵！……兒呵！……」

他抱緊兒子的冷僵了的屍身，絕望地喊叫兩聲，嗓子就梗住了。他抓搔着胸

口，像死了媽媽的孩子在母親的屍身上那麼難捨難分地打着滾。從兒子頭部上，胸部上，以及腿部上流出來的血，把他的黃呢軍裝染紅了。他又喊道：

「你們重重地撫卹我的孩子啵！……唔，唔……我的孩子才真正是一個爲國捐軀的烈士呵！」

「撫卹？沒有！什麼也沒有！」

這句話竟把他嚇醒了。手掌突然離開下顎，他的腦袋就向前傾跌過去，前額恰巧觸到叫鈴上，鈴，丁丁地響了。

一個衛士趕緊推門跑進來：

「什麼事，司令？」

「什麼事也沒有呵！」

「我聽，鈴響……」

「鬼知道！」

「是，是，那麼是我聽錯了？」

衛士退出去之後，警備司令自己覺得好笑。他摸着濕淋淋的眼窩，回想起剛才一場惡夢，他驀然懊惱起來。

「爲什麼會夢到這個呢？」

他一邊思索，一邊扭亮了臺燈。接着惡狠狠地向地板上吐一口吐沫，這是表示驅除一切不祥的。

這一回叫鈴在警備司令的食指下響了。

衛士又推門進來：

「什麼事，司令？」

「有沒有情報？」

「沒有，還沒有送來……」

「怎么回事呢？」